

0304

魏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魏县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



魏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魏县政协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辑

《魏县文史资料》编委会

主 任:秦兰秀

副主任:连恩林 杨咸怀 王化林

主 编:连恩林

副主编:高 峻 苏世杰

委 员:岳 海 范清太 刘贵生 李新光 刘文贤

EC23/25

魏县文史资料

(内部发行)

冀邯新内准字(97)第[79]号

河北省魏县振兴印刷厂承印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1168×850毫米 1/32 印张:6.5

字数:150千字 印数:1—1200册

望古励今
继往开来

张振生

丙子年八月

张振生 中共魏县县委书记

惠及后世
益在当代

申书贵
一九九七年八月

申书贵 中共魏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以史为鉴
名佑后人
秦兰秀

秦兰秀 魏县政协主席

目 录

风云岁月

我的几点回忆	李一帆(2)
忆李庄三心佛堂及我们的秘密交通线	曹子亭(14)
身拘囹圄志不屈 唇枪舌剑斗顽敌	王诚斋(18)
驻申村日军残害民工纪实	连恩林(26)
发动群众抗日救国 闯险境与匪首谈判 ..	李介夫(33)
回忆与路南支队买子弹的情况	马爱国(36)
忆我在冀南三分区情报站的活动片断	王 珂(38)
南台头村二十八烈士墓	魏国旗(42)
蔡小庄村的反资敌斗争	曹子亭(45)
曹万玖与张辉屯惨案	茂 如(47)
野庄村烈士荣军纪念碑	苑国良(51)
革命家庭 人民功臣	栗修德 育 森(53)
崔建功与上甘岭战役	盛星辉(57)

往事追忆

借日寇之刀杀汉奸之头	曹纯之(69)
北台头事件	茂 如(75)
日寇在斗门村的烧杀	栗修德(78)
忆国际救济总署三人小组来魏	王诚斋(80)
济南战役中跟随吴化文起义的经过	郑振山(81)
坟头计	育 森(84)

刘筠打入敌营的活动片断	常学古(88)
苗现吾落网记	茂如育森(91)
潜入敌据点 争取韩维祺	曹纯之(94)
红枪会运动	育森(99)
李绍清舍命救县长	栗修德(103)
魏县地主阶级的几种剥削形式	连恩林(106)
离台回归的前后	张东升(109)

历史名人

金都御史郭思极	连恩林(114)
知府王时和	育森(117)
科学的古史考据学家崔东壁	苏世杰(119)
崔幼兰诗集《针馀吟稿》漫谈	苏世杰(133)
才女成静兰	苏世杰 刘文贤(137)
崔迈传略	苏世杰 刘文贤(140)

当代精英

魏县的民主人士和非党副县长	连恩林(143)
豫剧著名演员罗兰梅	育森(145)
好医生栗冠儒	栗修德(148)
杨清华简介	林书俊(151)
模范少先队员王成森	茂如(154)
我所知道的谢鸿勋	李腾蛟(156)
回忆外祖母刘学明	苏世杰等(160)

教育春秋

忆范骈村高小学校	连恩林(167)
梨乡梨园梨花香	苏世杰(171)

许桂馨..... 育 森(179)

风俗民情

贤孝门村的来历..... 育 森(184)

魏县农村的旧年俗..... 连恩林 苏世杰(186)

魏县的旧婚俗..... 连恩林(190)

风云岁月

我的几点回忆

李一帆

一、丁树本从抗日到反共的始末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蒋介石仍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不抵抗主义，国民党在河北的军队和地方机关的大小官员，不顾人民的死活，象决堤的洪水向南奔流。日寇得以长驱直入，华北失守，广大人民很快沦于敌人的铁蹄之下。此时，国民党河北省濮阳（今属河南省）专区专员丁树本，没有向南逃跑，并声言要抗日救国。因此，他受到中共直南特委的支持及当地人民的拥护。

1938年2月9日，侵华日军进攻到濮阳县城，时间不久又退走了。因濮阳、清丰、南乐、东明、长垣一带未驻日军，丁树本、陈明韶打着抗日的旗号，在此地扩建了第一、第二两个旅，番号是“冀鲁豫保安军”，丁任司令，陈任副司令。人们称其部队为“丁陈部队”。我党为了与丁陈联合抗日和他建立了统一战线。丁树本在我党的帮助和群众爱国热情的影响下，提出了“抗战到底、统一战线、军民合作”的三大主张。

我们与丁陈建立统一战线的初期，双方合作的很好。如两军同驻一个村庄，同唱国共合作歌曲，对日寇作战打

了胜仗，互相进行慰问和鼓励。当时，各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建立起“抗日救国会”，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抗日歌声、抗日标语、漫画，村村可闻可见。军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

1938年春，冀鲁豫保安军副司令陈明韶带一连部队（从二旅借的），驻在南乐县北张村，一面筹建大名县政府，一面动员青年群众参军参战，很快筹建起第三旅，陈明韶兼任旅长，还兼任着大名县县长。

大名县三区（今魏县）的第二区救国会主任李荆园（现名李介夫），派我去南乐县梁村找救国总会。我到那里后，总会的刘同芳（我的七师同学）接见了，他说：“陈明韶思想较为进步，对抗日还有积极性。他现在成立个第三旅，总会研究派你和陈镜三、冯洋舟同志去其三旅政治部工作。”他怕我思想不通，又说：“解蕴山同志已参加了陈明韶的政府，任民训科长”。在这年的五、六月间，我和陈镜三、冯洋舟一齐到陈的第三旅报了到。经过我们的工作，时间不长，把三旅政治部建立起来了。冯洋舟任组织科长、陈镜三任民运科长、我任宣传科长，后来的孙汉章任总务科长。政治部主任暂缺，副主任陈子敬，他在这里没有多少天就调走了。陈明韶宣布由我代政治部主任，仍兼任宣传科科长。

当时青年们的抗日热情很高，大名七师、十一中、五女师三处学校的学生纷纷来三旅政治部要求参加抗日工作。我们将其一部分充实政治部机关，一部分组织成宣传队。半年之后，第三旅正式编制了七、八、九三个团和

一个特务营。政治部向各团、营连配备了政工干部，紧紧掌握着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深入进行着抗日、爱国、爱民教育。

1938年秋，风云突变。蒋介石令卫立煌在洛阳开个反共会议，丁树本参加会议回来后，一反常态，由抗日变为反共，大讲“中国只有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并向其部队宣告今后我们受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领导，断绝与共产党来往，禁止再提我讲的三大主张。”从此，他自食其言，背信弃义，破坏统一战线，干起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充分暴露了旧官僚旧军阀的反革命真面目。国民党政府很快给他派来一个极端反动的政治部主任安敦信，把原来我党派入的政治部主任罗士高、副主任晁哲甫都免了职，仅将其安排个参议室参议员，成为挂虚名的闲员。安敦信又给三旅派来个姓王（名字记不清了）的政治部主任，原来三旅政治部的负责人、宣传队、各团和连队的政工人员都被停止了工作，并受他们的白眼和欺压。陈明韶与丁树本的态度不完全相同，他对我们原来的政工人员还较为公正。如1939年后，三旅七团团丁培尧（丁树本亲侄儿）找陈旅长报告说：“我七团有一个连指导员权震霆把枪弄跑了，要求旅长按军法处治。”陈旅长叫我和陈镜三同他一起去参加七团的会议，会场在一个庙院里，我们到会场坐下后，陈明韶向丁培尧说：“你们是怎么样的事，现在说说吧。”丁培尧向一个连长递个眼色，那个连长立即会意，随即大声说：“请旅长问问权指导员把枪弄到哪里去啦！”又一个军人接着说：“政工人员

经常教育别人,他自己已把武器弄跑了,这是件大事,应严加惩处!”又有几个士兵嘶哑着嗓子有气无力地喊:“应该枪毙!”陈旅长指指权指导员说:“你讲讲情况吧。”权雳霆站起来说:“好,我说说吧,那天夜里行军,在一个村庄东头庙院里休息,我将枪靠在墙上解小便,解后转身回来取枪,枪不见了。”陈旅长听后,认为这完全是丁团长几个家伙捣鬼捉弄人,他愤愤地说:“丁团长你真胡闹,散会!”因有陈旅长主张正义,权指导员事后未受任何处分。

据我所知,陈明韶的第三旅建起后,直南特委负责人朱则民、四支队司令员唐哲民不断与陈接触,他们之间建立了友谊关系。后来陈明韶离开“丁部”到高树勋新八路军当军官。1945年,邯郸战役中,他与高树勋一同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时他曾带兵赴朝与美军作战。1961年因患病住大连医院,不幸病故。

1939年5月间,我们听说丁树本要在濮阳县集训政工人员,还动员大家参加国民党。我不愿参加他们的集训班,更不愿招这样的麻烦,即给荆园写封信,要他通知救国总会,把我从丁部调回。荆园来信说:“你是要回来的,但现在不能回,你在那里有利于与丁树本作斗争。”果然时间不久,丁树本命令我们这些政工人员去濮阳城内参加集训。在开学典礼会上,丁树本讲话真是信口开河,胡说一气。他诬蔑“民先”是私生子,指责共产党把“擁護”二字简化成“拥护”,他向大家曲意地解释说:“他们共产党用你时,把你举起来耍弄,不用你时就把你推出门外。”他又说:“共产党把国家的‘国’字,简化成‘□’,里边

成了空的，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可爱呢？”那个参谋长大讲“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大肆鼓吹蒋介石英明，“三民主义”正确。还有一个三青团的负责人武冠军，更是厚颜无耻，胡说共产党要消灭中国的方块文字等等。

丁树本下令，集训期间，不允许我们唱“国共合作进行曲”，但大家不听他那一套，只要有一个人暗中一示意，大家便一同高声唱起来。唱歌时大家故意把国民党三字唱得非常低沉，还带着哭腔；对共产党三个字，唱得高亢嘹亮。那些领导集训的反动家伙，看到众颜难犯，也无可奈何。在集训班里动员参加国民党的方法，都是在夜间进行个别谈话，对每人谈十分钟或半小时。他给我谈话时，我们互相谈了如下一些话：

他说：“你对三民主义有什么意见？”

我说：“我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

他说：“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没有不革命的三民主义。”

我说：“我拥护包括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它是孙中山先生对旧三民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完全符合当前世界的形势和革命的需要。”

他不耐烦地说：“你是否受了别人的宣传，希望你相信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不要胡听他人的宣传！”

我说：“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我是爱国的，这是一般青年人的想法，而不是受别人的宣传。”

他说：“那好，我问你丁司令是否爱国、救国呢？”

我说：“是呀，正因为我拥护丁司令的三大主张，才来

参加三旅。”

他说：“丁司令真了不起，他能果断地拥护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坚信三民主义，你应像丁司令一样慷慨来参加国民党。”

我说：“现在国难当头，我坚决抗战到底，为抗日可牺牲一切，别的事，现在尚不考虑。”

他看我态度坚定，不是他们发展的对象，谈话就此停止。这次丁树本办集训班发展国民党党员是失败的，三旅来参加集训的三十多人，只有一个宣传队员张香池参加了国民党。

集训班结束后，丁树本故意扬言，日寇集中几路大军来进攻濮阳，队伍要向远处转移，非战斗人员要马上解散。我们几位同志立即撤回，到冀南第三专署工作。丁树本在东明县与我军作战时，被俘。

二、日寇“五·二六”大扫荡

1943年5月26日，侵华日军从安阳、邯郸、大名等处调集兵力一万余人，对我魏县、漳河县举行大扫荡。我们称“五·二六”反扫荡。日军被打死打伤七百多人，我军和一些地方机关的同志在与敌人拼杀中也有不少人牺牲。

1943年5月19日至25日，冀南一地委、一专署、一军分区和二十团在漳河县郝村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人员有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县大队大队长、野战部队的团长、政委。与会人员分别住在郝村、南北台头、甘固等几个村庄。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如何保护群众的麦收问题。大会

结束后,我和县委书记田光涛同志当晚即返回魏县。当我走到郭街村时,碰着路南支队政委张西山,他说:“我正想找你,遇见了,今夜我去六区给部队开会,宣布路南支队升级,由地方游击队,改编为正规军,请你去参加会议,作个优待军属的发言,给战士鼓鼓劲。”我说:“那好吧,咱一起去。”半夜时分,我随路南支队出发了,他们在前,县公队安带着犯人在后,我与一位警卫员在最后。行军路线是从蔡小庄村南横过魏(魏城镇)、申(申村)公路,向东去。我们快走至过路地点,从野胡拐敌人炮楼上打过来两发炮弹,有个路南支队的炊事员躲进麦田里,我怕他掉队,去叫他快跟上队伍。那时部队行军神速,这时已看不见队伍了,我即加快步伐急急向前追赶,突然碰到一个木桩,才知道已走至漳河桥下,转身往桥南去过路,见前面有几个人影,我以为是路南支队的战士接我过路,便走在他们面前低声说:“自己人,别误会。”我一伸手摸着了对面人的胳膊,那人抽出发亮的指挥刀劈头向我砍来,还说了声日本话。我把身上披的大棉袄一扔,回身就往北跑,跟随我的警卫员用手枪向敌人打了一梭子弹。我跑了几步掉进了封锁沟里,沟内全是齐腰深的淤泥,挣扎了很久才爬上了岸,急忙藏在麦田里,有两个日本军官从我身旁走了过去。黎明时我抬头一看,在我东南二百米处有鬼子在说话。我在此种危险情况下,下决心向西南走去,如敌人用枪打,就钻麦垅,不打枪就向前走。约走了一里多路,看见一位看护小麦的农民,他十分惊讶地说:“唉呀,这不是李县长吧?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说:“昨晚过